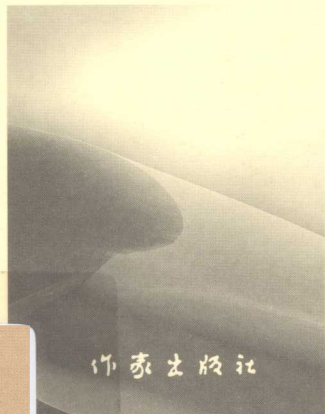


马役军作品

报告文学卷 下

新闻打个 文学的盹儿



作家出版社

马役军作品
报告文学卷 下

XINWENDAGE
WENXUEDEDUNER

新闻打个
文学的盹儿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闻打个文学的盹儿/马役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92 - 2

I. ①除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报告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3907 号

新闻打个文学的盹儿

作 者: 马役军

责任编辑: 李明宇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14

字数: 646 千

印张: 27.5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92 - 2

定价: 38.00 元 (全二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寻找太阳部落

- 序 章 我们是太阳 · 3
- 第一章 第二次诞生 · 5
- 第二章 我是高山，我是大海 · 14
- 第三章 调色板：个性与人生 · 22
- 第四章 “红帆船”驶向哪里 · 32
- 第五章 三根弦流动的思考 · 41
- 第六章 梦中的“蓝精灵” · 50
- 第七章 一片深情的红叶 · 60
- 第八章 六月，我们看海去 · 68
- 第九章 背后的眼睛 · 81
- 第十章 春天的角色 · 91
- 第十一章 十八岁，我们能做纤夫吗 · 101
- 尾 章 寻找他们，也寻找我自己 · 114

冒险的图腾

- 序 章 关于冒险的断想 · 121
- 第一章 敢冒——中国人的新话题 · 134

- 第二章 世界诞生于冒险 · 159
- 第三章 冒险，人生的辉煌 · 186
- 第四章 冒险，并非仅是男人的事业 · 229
- 第五章 畸形冒险：自卑流行病 · 253
- 第六章 化险为夷的智慧 · 267

日出东方

- 第一章 令人瞩目的社会主题 · 302
- 第二章 新的观念在中国 · 332
- 第三章 舆论监督的艰难历程 · 352
- 尾 章 · 371

弄 潮

- 第一章 惊梦 · 377
- 第二章 挑战 · 384
- 第三章 求索 · 390
- 第四章 闯关 · 397
- 第五章 超越 · 403
- 第六章 催航 · 410
- 第七章 塑魂 · 416

- 马役军作品
- 报告文学卷
- 新闻打个文学的盹儿 下部
- 寻找太阳部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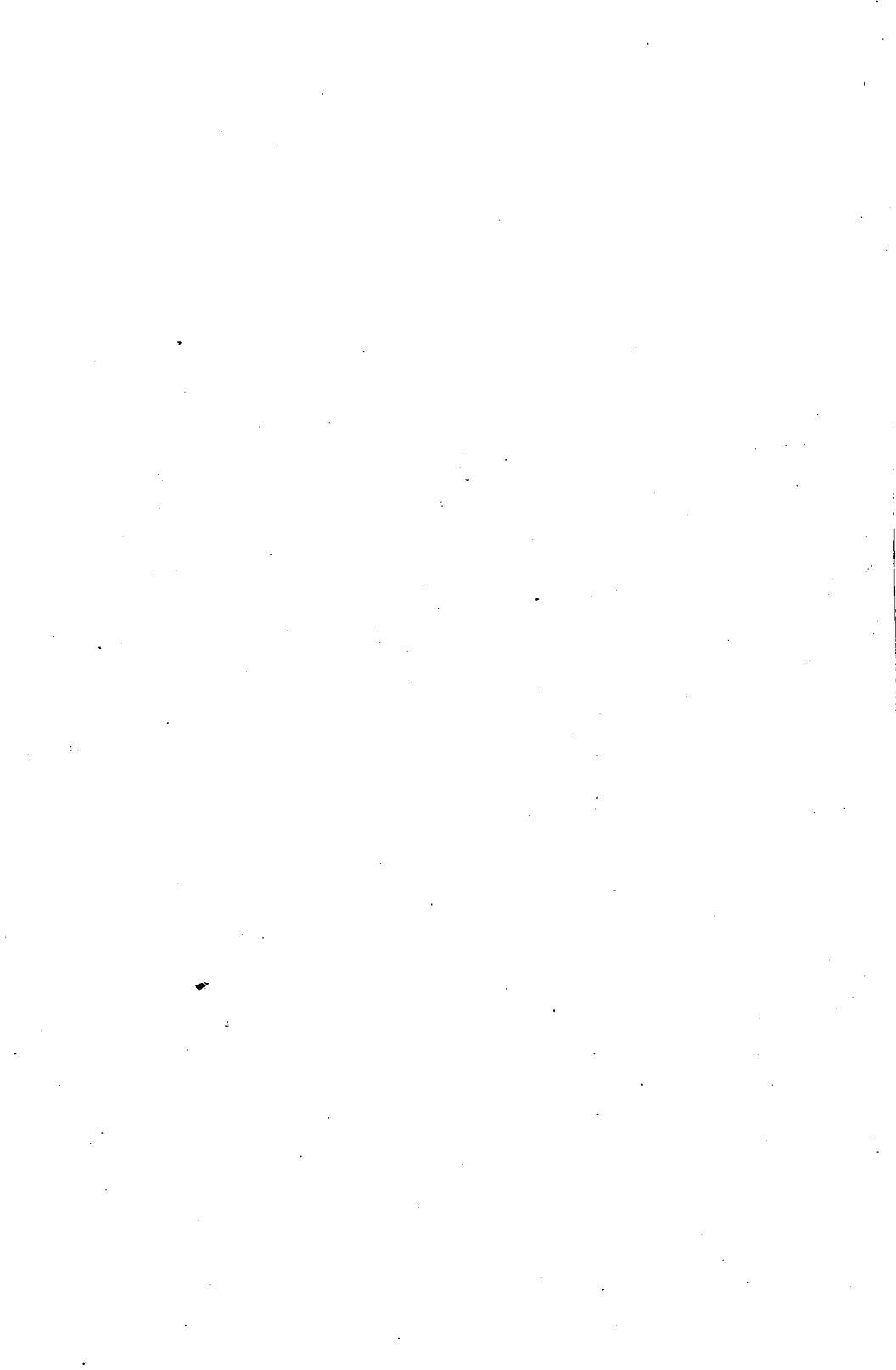
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，那时的故事，是朦胧、是浪漫……

人的第二次诞生，是更辉煌的诞生。如果说人的第一次诞生，是一种物质的诞生，那么第二次诞生是一种精神的诞生……

朦胧的人生、朦胧的爱情、朦胧的期待……只因朦胧，一切才富有魅力，才叫人向往和期待。

沿着地平线，他们狂奔：我是高山，我是大海！

向着东方，他们呐喊：我是太阳，我要升起……



序 章 我们是太阳

我们喜欢戴上变色镜“朦朦胧胧看世界”。

也许，人们也是这样“朦朦胧胧看我们”。

诗人说：“中学时代，你们正在演唱人生交响曲的第一首序歌。下面的乐章，旋律跌宕而漫长。”

心理学家说：“十六七岁，正经历着人的‘第二次诞生’。诞生是创造。但是它充满了痛苦的折磨！”

我们正逢十六七岁的花季，这是金子般耀眼的年华。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时间带，使我们得到了“人类明天的太阳”的美誉。人们说我们五千万中学生是一个“太阳的部落”。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光，正从这里升起……

面对纷繁的评价，我们不会沉默无语。沉默不属于我们。

斜阳依然，尽管风仍在唱着千万年的老歌，可我们喜欢踏着那些不流行也得流行的日日新出炉的劲歌，向着神秘莫测但却给人以希望的地平线走去。为了那个想起来就叫人心跳的梦想，我们去寻找地平线，寻找太阳。

寻找就是一种发现。阳光下的一帆风顺，迷蒙中的苦苦摸索，我们都经历过，品味过。然而，我们千辛万苦却总是不能靠近它。

也许过了好久好久，我们终于发现，原来地平线就横在我们的脚下。每一步都走进希望，每一步又都是新的起点。

生活就这样开始让我们懂得哲学，懂得历史。

于是，我们继续去寻找地平线，寻找太阳，寻找我们自己。

总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会冲着浩大的世界大叫：“我们就是太阳，我们要升起……”

第一章 第二次诞生

人生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目了然的，由一而终。人生是一个过程。

但是，如果让我们解释人生这个概念，却又相当的复杂。

一位哲学家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重要的命题问他的学生：“你们是否能够解释人生这个概念？”

他的学生说：“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，要生活，所以人们就叫它人生。”

睿智的哲学家沉思片刻说：“这只说出了一半。人生之所以为人生，还是因为，人从母腹降临于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经历不断诞生的历史。人生是一种生存，但同时是一种创造和转化，一种不断地诞生……”

旧的细胞死去了，新的细胞又诞生了；旧我在意识中消失了，新我又在阵痛中诞生了。鲜活的生命是在否定与创造中被塑造的。

多少年前的那一天，在医院雪白的产房里，诞生了一个小小的生命。对历史来说，这是人类繁衍链条中按部就班的续接；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次辉煌的诞生。又一个“我”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。

在“呱呱”的啼哭声中，产房通向外面世界的那扇门被推开

了。就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开始进入生活……

门，是人生中最常见、最令人意味深长的东西。我们曾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——欢娱的、痛苦的、坦然的、恐怖的、迷茫的、坚定的、绝望的、期待的……穿过大小、高矮、形状各异，用不同材料制成的门。门，融化了许多喜剧，也掩盖了许多悲剧。丁冬悦耳的门铃，不知是一支欢乐乐章，还是一首悲歌？但是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必须走过去，走进生活——这随时都会叫人出乎意料的世界。

人生中，有许许多多无形的“门”在等待着我们去跨越。不管是否愿意，是否有思想准备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必须跨过生活为每一个人设置的一道道“门坎”，去经历和解释人生的奥秘。

当我们摘下红领巾，用庄严的队礼向少年时代告别，向人生的一个阶段告别，迎接我们的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

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，走进了一个非常陌生但令人惊奇的天地……

是春天，某一个鲜亮得能挤出露水的清晨，朝阳、彩霞、垂柳、小船，倒映在平静的湖面。镜子般的湖面上，也漂荡着我们那双仿佛在睡梦中突然醒来的眼睛……

是冬天，某一个初雪的黄昏，我们推开临街的窗户，哇！天地蓦然间奏响了银色的旋律，万物被雪白融化成纯洁交响曲。顿时，我们仿佛也被这白色同化了，合二而一了。心灵深处突然荡漾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特的情绪，一种躁动，一种我长大了的感觉，莫名其妙地涌上了我们的心头。那一刻，我们激动不已，心驰神荡，许多熟悉的东西仿佛从我们的心理、身体中分离了，裂变了，许多不熟悉的新元素也在我们身上出现了。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庄严而奇妙的“诞生”。

这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吗？好像春夏之交，阴阳转换，田野上的庄稼拔节，我们不知不觉就长得与父母一般高了。我们中，不论是恬静羞涩的女孩子，还是顽皮倔强的男孩子，随着“第二次诞生”中诞生的“第二性特征”，都开始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了。孩童时代对性别角色两小无猜的天真，永远成为一种过去。文具盒里总藏着一面照不够的小镜子，形象似乎一下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；小小的日记突然加了“密”，扉页上写着：“谁要偷看它，主人不客气！”小学时，戴着红领巾，男女同学手拉手一起走路，心里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。可如今，为了防止胳膊相触，竟也在书桌椅子中间画上了“三八线”……

如果说，许多年前我们与母亲身体分离是人的第一次诞生，呱呱坠地的啼哭，是向世界发出第一次宣言；那么，此刻，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生的第二次诞生，向世界发出第二次宣言。

走出和谐与宁静，这是一个多梦的时节，多思的时节，多烦恼的时节。时光就像太阳一样，每天都是新的。“这是转眼过去的日子，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；是单纯的日子，也是多变的日子；浩大的世界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。眼泪、欢笑、沉思全是第一次。”

过去在心理上朦朦胧胧统一起来的自我，被一股躁动不安的情绪破坏了。依赖的心理、浪漫的激情、盲目的自信、模糊的充实，统统被打破了，我们变得孤独、自卑、脆弱、多疑。

人生第一次，欲望的“自我”被打破了，我们开始走向人们所说的“理性的自我”。

德国诗人歌德认为：“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，才有准确的知识。怀疑会随着知识一起增长。”

“谁能告诉我，我是谁？”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在话剧《李尔王》中，借李尔王之口，道出疑问的独白。

“我是谁？”也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心中的疑问。

——十六七岁，一个多么奇妙的年龄。四岁娃娃管我叫阿姨，四十岁的阿姨管我叫娃娃。我究竟是什么呢？

——我们经常面对着镜子陷入空想：一会儿，自己变成了杀富济贫的大侠，一会儿又变成了万众瞩目的演员、运动员；一会儿像是腾云驾雾，在爱情的蓝天里幸福地遨游；一会儿又像堕入地狱，在血与火的炼狱中遭受痛苦的折磨……

——是的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总不能把握自己。有时情绪激昂，信心百倍。可一遇到点挫折，便灰心丧气，充满了悲观情绪；时而肯定自己，时而否定自己；时而感到自己挺成熟，时而又感到自己特幼稚。真的，我们时常感到自己是一个人。但是，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一个真正的人……

“我”这个字，不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有人存在，只要有人讲话，总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。我看、我能、我做、我要、我听、我会、我愿、我想、我是……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几乎都是“我”不离口。然而，如果叫我们解释“我是谁”？来到这个世界上“我究竟要做什么”？还真是茫茫不知其所以然。

面对黑暗，孟加拉诗人伊斯拉姆说“我”是一个“叛逆者”：

我是龙卷风，
我是破坏的魔王，
我是漂浮的水雷，
我是飓风，
我是旋风，
我是狂舞的旋律，
我是惊涛骇浪，
我是狂人，

我是瘟疫，
我是霹雳，
我是劲吹的海螺，
我是猛捶的大锣，
我是吞食十二个太阳的天狗……

面对纷繁的人生，有诗人这样写道：

我的价值——

该怎样估计？

是一片绿叶——

还是一片瓦砾？

是一勺蜂蜜——

还是一钱吗啡？

是一柄枪刺——

还是一团稀泥？

是一滴血液——

还是一枚金币？

是一立方土地——

还是整个天体？

我的价值——

确实难以评定。

好像是无限大——

却又微如尘粒。

但愿我的价值——

是一斤空气，

既能净化自己的灵魂——

怎样解释“我”这个概念？我究竟是谁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“我”究竟要做什么？我们睁着迷惘的双眼，在探索这个秘密。有人也许会认为我们这问题提得可笑。其实，“我是谁”这个概念所引出的关于“自我”的命题，简直就是一部哲学史，一部认识论。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社会学家，他们都曾不厌其烦地论证过这个似乎简单，但在逻辑关系上确是相当复杂的心理学命题。

有人说，世间万事万物，人最不了解的也最难了解的就是人自己。所以，两千年前，中国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便在他的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不仅中国的哲人这样认为，古希腊圣哲也在他们最神圣的庙宇殿堂上，高悬起警示世人的箴言：“知你自己！”

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这是人生的一道课题。

我们的青春是浪漫而多彩的。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品味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“舶来”的“流行”。阿迪达斯、耐克、莎莱、鳄鱼……身上穿的，脚上套的，头上喷的，只要流行我们就跃跃欲试。可这世界上也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。虽然政府一再忠告市民吸烟危害健康，可香烟的广告却在大街小巷做得如火如荼。这其中的道理我们明白；我们特景仰“视金钱为粪土”的高风亮节，可我们也知道，“没有钱你寸步难行”。

流行风靡在生活中，我们生活在流行中。脸上带着大人的忧郁，嘴上却吹着孩子的大大泡泡糖。这很青春，很潇洒，很时髦。不是吗！“谁也无法改变我”，这就是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宣言。

三毛已去沙漠，琼瑶仍在庭院……我们曾为之洒过许多的泪。如今，十六七岁的我们又认识了席慕蓉。于是，我们不再说：“哦，好美丽，好动人哪……”而是说：“长大了以后，才会知道，

在蓦然回首的刹那，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，如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满月……”

过去，我们曾为费翔这“白马王子”的“一把火”如痴如醉，有的女孩子，甚至生死不舍起来。可如今，我们又有了新的“崇拜”。费翔，“拜拜”了您哪！这就叫“喜新厌旧”。

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。不仅想知道中国的孔子、老子、庄周、墨子，而且还要知道外国的亚里士多德、笛卡尔、柏拉图、叔本华。我们要拥有这世界上的一切——马斯洛的“第三思潮”，弗洛伊德的“精神分析”，哈默的“超越生命”，西蒙·波娃的“第二性——女人”。贝多芬的《命运》似乎太凝重，克莱德曼的《秋思》仿佛又缺乏力度。这就是我们，保持对一切的好奇，又保持对一切的批判！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一切又都是陈旧的；一切都可以接受，一切又拒绝接受。我们的“第二次诞生”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正经受着错综复杂的心理历程。

我们似乎懂得的很多很多，我们又懂得的很少很少。人们都说我们身上具有很强的可塑性。自尊与自满，自爱与自私，自信与自负，自主与自专，这些品格特点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由于我们内心世界的不稳定性，它们随时都会发生明显的两极分化。于是，“谁也无法改变我”的自信被打破了，可变、易变、多变，则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。

是的，我们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过去，我们对一切只会说：“您看呢？您说呢？……”如今，我们一张口就是——我觉得、我认为……我们再也不认为，只听大人的话就是好孩子了；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，斤斤计较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了。我们的心中有了一个独一无二、对外秘而不宣的隐秘的内心空间。这是一个观测外面世界的空间，也是一个审度孤独自我的空间。这空间时常会滋生出一种仿佛他人会透视自己秘密的焦虑感，从而在心理上

对他人筑起一道高墙，把自己悄悄地封闭起来。一种孤独、羞涩、疏远的戒备。

过去，我们总是愿意和别人一样，干什么都有一种求同感。可如今，我们总希望自己是独特的，与众不同的。于是，我们似乎从肤浅走进了深沉，连抄写在笔记本上的箴言中的“我”，也具有很强的思辨性：

我不是驯良的温鸽，
怎忍心你的抚摸；
我是滴血的杜鹃，
令你在血光中思索。

我不是妩媚的花朵，
怎甘心你的攀折；
我是山野的刺枣，
叫你在贫瘠中育果。

我不是吉他的欢乐，
怎陪伴你的欢乐；
我是爆冬的沉雷，
摇醒你沉睡的生活。

假如你不是浅薄，
就会在痛苦中寻我，
我愿在误解的重轭下，
耐心地把您等着……